

《至元译语》的版本及其音译汉字勘校

布日古德 锡 莉

[提要] 《至元译语》是元代编纂的汉语—蒙古语对译词典，收录于《事林广记》和刻本庚集第十卷，椿庄本续集第八卷。本文讨论《至元译语》各版本间的关系，重点比较四个主要版本中的音译汉字拼写方式，并对其进行勘校。

[关键词] 《事林广记》 《至元译语》 音译汉字 勘校

《至元译语》，又称《蒙古译语》，是《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以下简称《事林广记》）所收汉语—蒙古语对译词典。该词典成书于元代，是明代各类《华夷译语》的先驱，其形式结构以及音译汉字的用法等都是研究同类词典的基础。《至元译语》共收录 541 个词条，由汉语和蒙古语两部分组成，其中，蒙古语以汉字拼写而成。该词典体现了元代蒙古语语音及词汇特征，是研究中古蒙古语的重要文献资料。虽然学界对《至元译语》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其版本优劣问题尚无共同认知，这显然不利于词典本身及元代蒙古语的研究。明确《至元译语》各版本之优劣，勘校其音译汉字之正误，是研究该词典记录的蒙古语，甚至是构拟中古蒙古语语音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鉴于此，本文收集了《至元译语》诸版本，对其进行详细比较分析，列出音译汉字正误校勘结果，为重构其精确文本提供坚实的学术依据。

一 《事林广记》与《至元译语》

《事林广记》成书于宋元之际，是由陈元靓编纂的一部大型日用类书。该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自南宋末年至明代中期曾多次刊印，流传甚广。经过多次修订、刊刻、抄录，该书被不断增补删改，因此诸多版本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书名的变化上，如《增新类聚事林广记》《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刊纂图大字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纂图类聚天下至宝全补事林广记》等。《事林广记》不仅是庶民百姓日用百科全书，也为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是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之一。宫纪子（2006:535）指出，胡三省编写《资治通鉴》的注解时参考了此书。该书丰富的人文历史地理内容以及不断更新的特点，成为当时社会各界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

《事林广记》至今保留下来的元明时期刻本、抄本近 20 种，但现存元代刊本不多，私人藏书目目录未曾收录，所以人们知之甚少。然而，这部文献之所以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是因为其收录了两件与蒙古语言文字相关的资料，即《至元译语》和《八思巴字百家姓》。最早言及《至元译语》的学者是内藤湖南（长田夏树 2000:15-16）。从内藤湖南到现在，《至元译语》研究已成规模，国内外高水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此前受条件所限，难以集中考察《事林广记》版本，故《至元译语》版本比较和用字勘校等基础工作仍存在不足。近年来，国内外

各大典藏部门相继对汉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并公开，为深入研究《至元译语》提供了契机，使版本比较和音译汉字勘校成为可能。

研究《事林广记》版本的诸多学者中，森田宪司（1992）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他将其分为元刊本、明刊本、和刻本三大类，并在内部做了细分。在此基础上，王珂（2016）对《事林广记》版本进行了全面梳理，补充了一些版本信息。宫纪子（2006:539）指出，至元二十三年（1286）时，《事林广记》还是以《新编分门纂图博闻录》之名为世人所知，大约大德至泰定年间书名变为《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显然，《事林广记》在不同时期的修订过程较为复杂，删改增补幅度较大，因此对其进行全面清晰的版本梳理难度较大。尽管如此，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可归纳出《事林广记》的几类版本：①元刊本，包括西园精舍本（至顺年间（1330-1332），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椿庄书院本（至顺年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积诚堂本（后至元六年（1340），北京大学、日本宫内厅藏）、日本金泽市立图书馆藏本等。②明刊本，包括梅溪书院刊本（洪武二十五年（1392），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藏）、翠岩精舍刊本（永乐十六年（1418），南京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福建官刻本（成化十四年（1478），台北“国家图书馆”藏）、云衢菊庄本（弘治四年（1491），天理大学图书馆藏）、詹氏进德精舍刊本1（弘治五年（1492），日本米沢图书馆藏）、詹氏进德精舍刊本2（弘治九年（149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余氏敬贤堂本（嘉靖二十年（1541），辽宁图书馆藏）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前田家尊经阁文库所藏刊年未详明刊本等。③和刻本，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由今井七郎兵卫、中野五郎左卫门在京都刊行，全书加上日语“训读”标点，并作断句处理。

《事林广记》诸多版本的内容和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并不是每个版本都包含《至元译语》。基于学界对其版本的梳理，我们对其中的《至元译语》版本也进行了详细考察，特别是对日藏各类版本进行了实物考察，共发现四种主要版本：第一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建安椿庄书院本（1330-1333），现有中华书局（1963）、日本中文出版社（198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续修四库全书》1218子部类书类）等所出影印版；第二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郑氏积诚堂本，现有中华书局（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2005）所出影印版；第三种，和刻本，日本多处藏有此版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台北“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现有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古典研究会，1976）、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第33、34册子部·类书类等影印版；第四种，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弘治詹氏进德精舍本。前三种为元刊本，后一种为明刊本。为便于叙述，以下分别简称为“椿庄本”“积诚本”“和刻本”“进德本”。下文凡援引不同版本中的汉字，均照原字。

二 《至元译语》版本比较

石田干之助（1934）、长田夏树（2000）、贾敬颜、朱风（1990）、Ligeti（1990）、Kara（1990）、乌·满都夫（1995）、张双福（2017）等学者针对《至元译语》的不同版本进行过相关研究。其中，石田干之助和长田夏树做了和刻本的版本校勘；Ligeti和Kara对进德本、和刻本、梵蒂冈藏本作了版本比较，并对其中蒙古语词条进行了拉丁转写；贾敬颜、朱风以石田干之助的校订本为基础，做了椿庄本和贞节堂袁氏抄本校勘；乌·满都夫、张双福虽未明确版本信息，但对部分蒙古语音译汉字进行了校勘。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至元译语》

的版本问题，但都不是全面的比较分析，尤其缺乏对其四种版本系统且详尽的勘校和研究。

（一）名称使用

《至元译语》这一名称仅出现于和刻本，椿庄本、积诚本以及进德本均称为《蒙古译语》，这无疑体现了版本形成的年代差异。和刻本翻刻的是泰定二年（1325）的刊本（森田宪司1992）。根据《事林广记》所记载的史料信息，泰定二年刊本似乎参考了至元年某刊本。这当是《至元译语》名称的由来，也应当是其最早的名称，故本文使用《至元译语》。采用这一名称，可以区别于以往学界用《蒙古译语》统称元明时期所有同类对译词典的做法。

（二）门类差异

《至元译语》共收录 541 个词条，分别归入 22 个门类。通过比较各个版本，可以发现门类名称与排列顺序以及用字存在差异。其中，和刻本将 55 页上与 56 页上排列错位，导致词条顺序与其他版本不同。各版本门类排列如表 1 所示：

表 1 门类名称表

序号	和刻本	椿庄本	积诚本	进德本	序号	和刻本	椿庄本	积诚本	进德本
1	天文門	天文門	天文門	天文門	12	珍寶門	文字門	文字門	文字門
2	地理門	地理門	地理門	地理門	13	飛禽門	珍宝門	珍宝門	珍宝門
3	人事門	人事門	人事門	人事門	14	走獸門	飛禽門	飛禽門	飛禽門
4	鞍馬門	君官門	君官門	君官門	15	虫魚門	走獸門	走獸門	走獸門
5	器門	鞍馬門	鞍馬門	鞍馬門	16	草木門	蟲魚門	蟲魚門	蟲魚門
6	五穀門	車器門	車器門	軍器門	17	菜菓門	草木門	草木門	草木門
7	飲食門	五穀門	五穀門	五穀門	18	數目門	菜果門	菜果門	菜果門
8	身體門	飲食門	飲食門	飲食門	19	時令門	數目門	數目門	數目門
9	衣服門	身體門	身體門	身體門	20	方隅門	時令門	時令門	時令門
10	器物門	衣服門	衣服門	衣服門	21	君官門	方隅門	方隅門	方隅門
11	文字門	器物門	器物門	器物門	22	顏色門	彥色門	彥色門	顏色門

根据表 1，不同版本有三点差异。首先，门类排列顺序有差异。如，和刻本将“君官門”排在第二十一，其他版本则排在第四。其次，门类名称有差异。如，和刻本的“器門”，椿庄本和积诚本为“車器門”，进德本则是“軍器門”，和刻本或是遗漏了“車”或“軍”字。再次，用字有差异。如，和刻本用正体字“寶”，其他版本则用俗体字“宝”；和刻本、进德本用正体字“顏”，椿庄本、积诚本用俗体字“彦”；其他版本用正体字“蟲”，而和刻本用俗体字“虫”；和刻本、椿庄本用正体字“數”，积诚本、进德本则用俗体字“数”。

（三）结构形式差异

《至元译语》由汉语和音译汉字蒙古语两部分组成。和刻本的排版结构形式与其他三种版本略有不同。椿庄本、积诚本、进德本是汉语词语之后用小号字直接连接相应的音译汉字蒙古语词语；而和刻本仅“天文門”和“地理門”在汉语词语下用“曰”字连接小号字的音译汉字蒙古语词语，其余门类并无“曰”字，与其他版本结构形式相同。和刻本“曰”的连接形式，有可能反映了一种更早的至元刊本的结构特征。

三 音译汉字勘校

《至元译语》所收 541 个词条共使用音译汉字约 410 个。四种版本在拼写蒙古语的音译汉字使用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大部分是由错刻或误抄所致，也存在一些时代用字标准的差异。梳理这些差异，是准确解读《至元译语》蒙古语词条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入研究元代蒙古语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将音译汉字勘校结果逐一列出。如下文所示^①。

1. 第 5 词条：星，蒙古语 *odu*。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忽多”，进德本作“忽各”。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方式保留了中古蒙古语词首 *h* 辅音形式 *hodu*，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进德本将“多”误写为“各”。

2. 第 6 词条：七星，*doluyan ebügen*。椿庄、进德本为“朶朶何不干”，积诚本作“朶朶何不下”，和刻本作“朶朶阿不干”。椿庄、积诚、进德本“何”字应作和刻本的“阿”字。另外，积诚本将“干”误写为“下”。该词条应是和刻本的“朶朶阿不干”^②。

3. 第 8 词条：風，*ke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克”，进德本作“兒”。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克”误写为“兒”。

4. 第 17 词条：嶺，*niru'un*。椿庄、积诚、和刻本作“你奴温”；进德本作“你奴瘟思”，可转写为 *niru'us*，保留了名词复数词缀 *-s*。

5. 第 18 词条：水，*usu*。椿庄、和刻、进德本汉语部分均为“水”，而积诚本误作“火”。

6. 第 24 词条：濶，*nura*。椿庄、积诚、和刻、进德本均作“双刺”，都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应将“双”勘正为“奴”。

7. 第 36 词条：宰相，*čerb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闍里必”，进德本作“兕里必”。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进德本将“闍”误写为“兕”。

8. 第 37 词条：大人，*yeke kü'ü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也可罕”，和刻本作“也可空”。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其他版本将“空”误写为“罕”。虽然和刻本蒙古语部分正确，但汉语部分却将“大人”误写为“夫人”。

9. 第 40 词条：佛，*süme*。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夕麼”，进德本作“夕麻公”。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麼”误写为“麻公”两个字^③。

10. 第 59 词条：鉄匠，*temür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忒末直”，进德本作“忒木直”，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进德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1. 第 64 词条：女直，*jürčün*。椿庄、积诚、进德本汉语部分为“女真”，和刻本为“女直”。

12. 第 65 词条：漢兒，*jaqudai*。椿庄本作“扎忽歹”，积诚本作“打忽歹”，和刻本作“托忽歹”，进德本作“相忽歹”。椿庄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将“扎”误写为“打”“托”“相”。

^① 文中所列词条排列顺序以和刻本为参照。蒙古语拉丁转写形式为笔者在结合音译汉字与中古蒙古语语音特征基础上重构的形式。

^② 乌·满都夫(1995:65)将“阿不干”作“何不干”，并错误地与中古蒙古语词首 *h* 辅音形式相联系。

^③ 乌·满都夫(1995:77)转写为 *šimö*；张双福(2017:14)、Kara(1990:323)转写为 *süme*；Ligeti(1990:263)转写为 *šime*；长田夏树(2000:32)转写为 *si-mo*。

13. 第 72 词条: 女孩兒, ökin。椿庄、积诚本作“沃勤”, 和刻本作“伏勤”, 进德本作“氏勤”。椿庄、积诚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进德本“沃”误写为“伏”“氏”。

14. 第 74 词条: 耶耶, ebügen。椿庄、积诚本“阿不干”, 和刻本“阿不十”, 进德本“阿不下”。椿庄、积诚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进德本将“干”误写为“十”“下”。

15. 第 80 词条: 孫子, ačikeü。椿庄、积诚、进德本作“阿赤口”, 和刻本作“阿赤可”。两种拼写形式都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6. 第 83 词条: 舅舅, naqaču。椿庄、和刻、进德本作“納合丑”, 积诚本作“納合五”。椿庄、和刻、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积诚本将“丑”误写为“五”。

17. 第 96 词条: 兒婦, ber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别里”, 和刻本作“鰲里”。两种拼写形式都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8. 第 101 词条: 躡行, jiruγ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佳刺”, 和刻本作“住刺”。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其他版本则将“住”误写为“佳”。

19. 第 102 词条: 青馬, boro [mor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卜羅”, 进德本作“下羅”。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进德本将“卜”误写为“下”。

20. 第 103 词条: 赤馬, je'erde [mor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折兒及”, 进德本作“祈兒及”。四种版本拼写形式都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应将“及”勘正为“歹”。此外, 进德本将“折”误写为“祈”。

21. 第 107 词条: 棗驢, keyir。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怯英兒”, 和刻本作“法英兒”。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怯”误写为“法”。

22. 第 109 至 113 词条: 词条排列顺序不同。和刻本有一词条“白駱黑尾, 若占刺 jojemla”, 椿庄、积诚、进德本均无此条目。

23. 第 114 词条: 家生, dai/bau dur töregsen?^①。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呆都兒脱刺珊”, 进德本作“呆都兒孫刺那”。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②。

24. 第 115 词条: 梯已, öm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印丑”, 进德本作“卯日”。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进德本将“印丑”误写为“卯日”。

25. 第 118 词条: 駒兒, unuγan。椿庄、积诚本作“兀奴还”, 和刻本作“兀奴還”, 进德本作“兀奴速”。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還”误写为“速”。另外, 和刻本使用正体字“還”, 椿庄、积诚本使用俗体字“还”。

26. 第 119 词条: 二歲, daγa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苔罕”, 和刻本作“苔空”。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和刻本将“罕”字误写为“空”。

27. 第 120 词条: 三歲, γunan mor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囊木里”, 和刻作“兀囊本里”。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则将“木”误写为“本”。

28. 第 124 词条: 鐙, dörüge/dörüle。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木里刺”, 和刻本作“篤魯刺”。和刻本拼写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其他版将“篤”字误写为“木”。

29. 第 126 词条: 鴈翅板, qabdasun。椿庄本作“掐? 苔孫”, 积诚本作“陷? 苔孫”, 和刻本作“窞塔孫”, 进德本作“插苔孫”。椿庄本拼写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其他版本则将

^① 符号“?”表示不清晰或尚不确定的字形。

^② 乌·满都夫(1995:91)转写为 ail dur törenö; Ligeti(1990:265)转写为 bau dur töreksen muri; Kara(1990:284)将“呆”字校勘为“保”, 并转写为 bau; 张双福(2017:19)转写为 dayidur törögsen?。

“掐”误写为“陷”“窞”“插”。

30. 第129词条: 鞦, qudurɣ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忽独入花”, 和刻本作“忽獨六花”。两种拼写都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31. 第130词条: 轡頭, qajayar。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匣苔兒(兒)”, 进德本作“厘苔兒”。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进德本将“匣”误写为“厘”。

32. 第133词条: 套杆, uhurɣ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五忽魯合”, 和刻本作“五忽魯台”。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合”误写为“台”。

33. 第143词条: 弓袋, qurumsa[ɣa]。椿庄、进德本作“忽枝系”, 积诚本作“忽袋?系”, 和刻本作“忽林系”。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其他版本“林”误写为“枝”“袋”。

34. 第155词条: 瓶, longq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羊訛”, 和刻本作“年訛”。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 其他版本将“年”误写为“羊”。

35. 第158词条: 栲栳, šiliban。椿庄本作“失立班”, 积诚本、和刻本作“夫立班”, 进德本作“大立班”。椿庄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其他版本将“失”误写为“夫”“大”。

36. 第159词条: 升, šim。椿庄、积诚本作“說干深”, 和刻本作“說于深”, 进德本作“說干罕?”^①。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

37. 第169词条: 瓠?, jokuwur。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卓苦伏六”, 和刻本作“卓苦伏”。和刻本漏掉表示词尾-r辅音的音译汉字^②。

38. 第180词条: 大撲頭, ɣodol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脫和里”, 和刻本作“脫和甲”。该词条各版本拼写都有误, 前两个音译汉字颠倒; 此外, 和刻本还将“里”误写为“甲”。该词条音译汉字拼写应再构为“和脱里”^③。

39. 第190词条: 米, jaqa amu。椿庄、和刻、进德本作“扎匣阿木”, 积诚本作“扎厘阿木”。椿庄、和刻、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积诚本将“匣”误写为“厘”。

40. 第191词条: 糯米, tuturyan。椿庄本“秃秃兒還”, 积诚、进德本“秃秃兒还”, 和刻本“秃秃是還”。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兒”误写为“是”。

41. 第192词条: 麥, budai。椿庄、和刻、进德本作“布亥”, 和刻本作“亥”, 字前有空格。各版本拼写形式均有误, “亥”字应勘正为“歹”, 该词条应再构为“布歹”。

42. 第202词条: 熟面, losa/layša。椿庄、积诚、和刻本作“羅撒”, 进德本作“羅?散”。进德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④。

^① 乌·满都夫(1995:97)转写为 sögen šin(sögen šin)。张双福(2017:21)认为“升”与“斟”词条似错位, 指出159词条“说干罕?”为 sayulyan, “桶”系“斗”之意译, 而“深”应与下一个词条“斗”对应。Ligeti(1990:267)、Kara(1990:329)认为“说干”与“深”当分开, “说”应勘正为“脱”, “干”勘正为“于”, “脱于”应再构为 tö'ü, “深”解读为 šim。此番解读或有道理。

^② 乌·满都夫(1995:98)转写为 jöküfuliu; 张双福(2017:22)转写为 jökühür; Kara(1990:303)转写为 jokuwur?。

^③ 乌·满都夫(1995:99)转写为 toqoli; 张双福(2017:21)认为汉字颠倒, 应勘正为“和脱里”, 并转写为 ɣodoli; Ligeti(1990:267)、Kara(1990:318)转写为 qotoli。

^④ 乌·满都夫(1995:102)转写为 laqsa; 张双福(2017:24)、Ligeti(1990:269)、Kara(1990:285)都转写为 boluysan, 认为漏掉了[孛]bo字。《华夷译语·高昌馆杂字》中有“麵 喇沙”一词; 现代蒙古语也有称“面食”为 labsha(labšiy-a/лабшаа)的情况。因此, 我们认为该词条应为 losa/layša。

43. 第 203 词条: 饅頭, *keüne*。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口涅”, 进德本作“口温?”。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进德本将“涅”误写为“温”^①。

44. 第 214 词条: 眼, *nidü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尼敦”, 和刻本作“尼孰”。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敦”误写为“孰”。

45. 第 218 词条: 心, *jürüken*。椿庄、积诚、和刻、进德本均作“智寬兒”。各版本拼写形式都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该词条应再构为“智兒寬”。

46. 第 220 词条: 脾, *deli'ü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迭畱温”, 和刻本作“佚畱温”。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迭”误写为“佚”。

47. 第 229 词条: 拳頭, *niduryan*。椿庄本作“訥竿兒蛮”, 积诚本作“訥? 竿兒弯”, 和刻本作“訥篤兒弯”, 进德本作“訥竿兒弯”。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椿庄、积诚、进德本将“篤”字误写为“竿”, 将“弯”误写为“蛮”。

48. 第 230 词条: 妳子, *kökö*。椿庄、积诚本音译汉字不够清晰, 和刻本似为“闊闊”, 进德本作“閩”。该词条音译汉字应再构为“闊闊”, 而进德本将“闊”误写为“閩”。

49. 第 234 词条: 秃, *talaqa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塔刺海”, 和刻本作“苔刺海”。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50. 第 249 词条: 頭巾, *jinggin*。椿庄、积诚、和刻本作“正中”, 进德本作“正中”。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巾”误写为“中”。

51. 第 252 词条: 嚮襪, *hoimasu*。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懷馬速”, 和刻本作“懷馬連”。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和刻本将“速”误写为“連”。

52. 第 258 词条: 布, *öljin*。椿庄、积诚、和刻本作“翫真”, 进德作“郡? 真”。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翫”误写为“郡”。

53. 第 260 词条: 金襖, *altan de'el*。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按彈迭兒”, 和刻本作“按彈迭”。和刻本缺“兒”字。

54. 第 269 词条: 盆, *bengser?*。椿庄、积诚本作“噴撒兒”, 和刻本作“賞撒兒”, 进德本作“賁散? 兒”。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

55. 第 282 词条: 磨, *dirme*。椿庄本“涕? 兒? 馬”, 和刻本“涕兒馬”, 积诚、进德本“弟兄馬”。椿庄、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积诚、进德本将“兒”误写为“兄”。

56. 第 286 词条: 鑷子, *inese?*。椿庄、积诚本作“亦晶薛”, 和刻本作“亦聶薛”, 进德本作“亦晶”。进德本缺“薛”字。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

57. 第 289 词条: 火鎌, *kete*。椿庄、积诚、进德本作“祛歹”, 和刻本作“祛歹”。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58. 第 300 词条: 筆, *üjüg*。椿庄、积诚本作“浴肅”, 和刻本作“俗肅”, 进德本作“洛肅”。椿庄、积诚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和刻、进德本将“浴”误写为“俗”“洛”。

59. 第 301 词条: 硯, *südüg*。椿庄、积诚本作“雨都”, 和刻本作“肅都”, 进德本作“南都”。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其他版本将“肅”误写为“雨”“南”^②。

^① 乌·满都夫(1995:102)转写为 *keüne*; 张双福(2017:24)转写为 *küne*, Ligeti(1990:268)、Kara(1990:305)转写为 *keüre[k]*, 并指出与 Ottoman 语的 *gävräk* 有关联。

^② 乌·满都夫(1995:115)转写为 *üdü*, Ligeti(1990:271)、Kara(1990:311)转写为 *namdu*, 张双福(2017:29)依据《续增华夷译语》词条“石秃克 *šitüg*”转写为 *südüg*。我们认为该词条应为和刻本的“肅都” *südüg*。

60. 第308词条: 象牙, ja'an sūdün. 椿庄、积诚本作“詐按宿敦”, 和刻、进德本作“詐按伯敦”。椿庄、积诚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和刻、进德本将“宿”误写为“伯”。

61. 第320词条: 鷹, qarčayai. 椿庄、积诚本作“喝里杂合”, 和刻本作“喝里柴合”, 进德本作“曷里朵? 合”。各版本虽用字不同, 但都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①。

62. 第321词条: 海東青, jaqan so[ng]qur. 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札刺速忽兒”, 和刻本作“扎罕束忽兒”。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椿庄、积诚、进德本则将“罕”误写为“刺”。

63. 第322词条: 鷓, kiryu. 椿庄、积诚本作“棄真舌”, 和刻、进德本作“棄真古”。各版本拼写均有误。根据《华夷译语》(甲种本)等的记录, 该词条蒙古语应为 kiryui。各版本音译汉字均有误, 应再构为“棄鲁古”。

64. 第323词条: 兔鶻, itelgü. 椿庄、积诚本作“移別? 里兒”, 和刻本作“移剔里鬼”, 进德本作“后別里鬼”。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形式, 椿庄、积诚、进德本将“移”“剔”误写为“后”“别”。

65. 第329词条: 鷺鷥, qučiqučün. 椿庄、积诚、进德本作“胡七忽嗔”, 和刻本作“胡七曷嗔”^②。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

66. 第333词条: 老鷓, heliye. 椿庄、积诚本作“胷里牙”, 和刻本作“胷里迓”, 进德本作“胷里木”。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形式, 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两种版本。进德本将“牙”误写为“木”。

67. 第335词条: 班鳩, küče. 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去車”, 和刻本作“去重”。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形式, 和刻本将“車”误写为“重”。

68. 第337词条: 雁, yalau'an. 椿庄本作“阿? 老安”, 积诚本作“何? 老安”, 和刻本作“阿老安”, 进德本作“何老安”。拼写蒙古语 ya 音时, 椿庄、和刻本用“阿”字, 而积诚、进德本用“何”字。

69. 第339词条: 草雞, yuryul(n). 椿庄、和刻本作“胡魯還”, 进德本作“胡魯不”, 积诚本不清晰。椿庄、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還”误写为“不”^③。

70. 第346词条: 狮子, arsalan. 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何溫蘭”, 唯和刻本作“阿溫蘭”。各版本拼写形式都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有可能是将“湿”字误写为“溫”字, 该词条应再构为“阿湿蘭”。

71. 第347词条: 豹, irbibars? 。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吉里必技? 兕鬼? [思?]”, 和刻本作“吉里必被兒鬼? [思?]”。如将和刻本最后一个音译汉字视为“思”, “吉里必被兒思”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音译汉字不够清晰^④。

72. 第350词条: 牛, üker. 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哥兒”, 和刻本作“无哥兒”。

^① 张双福(2017:30)将该词条视作“喝里朵合”, 并指出“朵”为“赤”字之讹, 并转写为 qarčaya。我们认为进德本“朵”字是“杂”字的异体字, 因此可视为与“杂”字同音, 故不存在误写之说。

^② Ligeti(1990:272)、Kara(1990:300)转写为 hūbü'e[ɣ]čün, 乌·满都夫(1995:120)、张双福(2017:30)转写为 qučiqučün, 长田夏树(2000:48)转写为 totuyalčün。

^③ 进德本参照的原文可能是用俗体字“胡魯还”的形式。

^④ 乌·满都夫(1995:123)读为“吉里必散兕思”, 转写为 gilibisars; 张双福(2017:31)读为“吉里必技兕四”, 转写为 irbis bars? ; Ligeti(1990:272)、Kara(1990:297)转写为 girbi birgüi? 。

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73. 第 351 词条：犢，*tuyul*。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土渾”，和刻本作“七渾”。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则将“土”误写为“七”。

74. 第 357 词条：羯羊，*irge*。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一兒哥”，和刻本作“兒哥”。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和刻本漏掉“一”字，但留有字空。

75. 第 359 词条：母猪，*megeji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麥怯真”，和刻本作“麦芋？臭？”。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将“怯真”误写为“芋？臭？”。

76. 第 363 词条：細狗，*asal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阿撒六”，和刻本作“阿撒立”。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77. 第 372 词条：胡蝶，*herbege*。椿庄、积诚、进德本作“魯里伯哥”，和刻本作“魯里百哥”。各版本拼写形式都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应将“魯”字勘正为“黑”，词条应再构为“黑里伯哥”。

78. 第 397 词条：葉兒，*nabč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南赤”，和刻本作“楠赤”。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79. 第 405 词条：桃，*füsünde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福孫歹”，和刻本作“福孫反”。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和刻本将“歹”字误写为“反”。

80. 第 409 词条：棗，*či[b]ya*。椿庄、积诚、和刻本作“赤匣”，进德本作“赤厘”。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匣”字误写为“厘”。

81. 第 410 词条：一，*nige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亦下”，和刻本作“亦干”。各版本拼写形式都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应勘正为“你干”。

82. 第 414 词条：五，*tabu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搭奔”，和刻本作“塔本”。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83. 第 416 词条：七，*doloa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朶蛮”，和刻本作“朶栾”。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则将“栾”字误写为“蛮”。

84. 第 417 词条：八，*naiman*。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奈蛮”，进德本作“余蛮”。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进德本将“奈”字误写为“余”。

85. 第 423 词条：五十，*tabi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苔賓”，和刻本作“塔賓”。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86. 第 426 词条：八十，*naya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乃彥”，和刻本作“乃顏”。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87. 第 437 词条：前年，*urida ho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里及荒”，和刻本作“兀里乃荒”。各版本拼写均不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该词条应再构为“兀里歹荒”^①。

88. 第 445 词条：今月，*ene sar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阿乃撒刺”，和刻本作“向乃撒刺”。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和刻本将“阿”字误写为“向”。

89. 第 449 词条：三月，*ünenügeljin sar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年玉宣真”，和刻

^① 乌·满都夫(1995:138)转写为 *uridai hong*，张双福(2017:36)再构为“兀里只荒”并转写为 *uriji hong*，Ligeti(1990:275)、Kara(1990:331)转写为 *urida hon*。

本作“兀年玉宣頁”。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将“真”字误写为“頁”。

90. 第452词条：六月，*naĵir [sar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納知兒”，和刻本作“納智兒”。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91. 第453词条：七月，*γuči [sar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赤”，和刻本作“兀懶”。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将“赤”字误写为“懶”字。

92. 第454词条：八月，*buĵun [sara]*。椿庄、和刻、进德本作“補工”，积诚本作“補下”。椿庄、和刻、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积诚本将“工”字误写为“下”字，汉语部分“八月”误写为“六月”。

93. 第459词条：前日，*urida üdür*。椿庄、积诚本作“兀里歹于赤兒”，和刻本作“兀里歹于都兒”，进德本作“兀里石干赤兒”。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椿庄、积诚、进德本将“都”字误写为“赤”。另外，进德本还将“歹”字误写为“石”。

94. 第461词条：今日，*ene üdür*。椿庄、积诚、和刻本作“阿乃于都兒”，进德本作“阿乃玉都？兒”。两种拼写形式都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95. 第463词条：後日，*qoyiči üdür*。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懷赤兀都兒”，和刻本作“懷兀都兒”，无“赤”字，有墨围。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墨围部分无法确定其音译汉字。

96. 第464词条：外後日，*činaĵi üdür*。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亦納只兀都兒”，和刻本作“赤納只兀都兒”。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其他版本将“赤”误写为“亦”。

97. 第465词条：每日，*üdür bür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都兒”，和刻本作“兀都不离”。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漏掉“不离”二字。

98. 第469词条：日中，*üdür düli*。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兀都兒篤里”，和刻本作“兀都篤甲”。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则将“里”误写为“甲”。

99. 第470词条：晚也，*üde*。椿庄、积诚、进德本作“也苔”，和刻本作“漚苔”。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将“漚”误写为“也”。另外，进德本漏掉汉语部分“晚”。

100. 第471词条：夜，*sön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粟你”，汉语部分为“夜”。进德本作“界你”。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粟”误写为“界”，并且汉语部分将“夜”误写为“任”。

101. 第472词条：昨夜，*öčigen söni*。椿庄、积诚本作“赤合干粟你”，和刻本作“合赤干粟你”，进德本作“赤各？粟你”。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将“赤”与“合”字顺序颠倒，而且进德本将“合”误写为“各”，漏掉“干”字。

102. 第473词条：夜半，*söni düli*。椿庄、积诚本作“粟你篤里”，和刻本作“粟你篤甲”，进德本作“果你篤里”。椿庄、积诚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将“里”误写为“甲”，进德本将“粟”误写为“果”，并且汉语部分将“夜半”误写为“夜旱”。

103. 第474词条：一宿，*nigen qonay*。椿庄、进德本作“你干豁納”，和刻本作“你于豁納”，积诚本作“你十豁納”。椿庄、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和刻本将“干”误写为“于”，积诚本将“干”误写为“十”。

104. 第480词条：東，*dorona*。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唾羅納”，进德本作“垂羅納”。

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唾”误写为“垂”。

105. 第 481 词条：西，höröne。椿庄、积诚本作“谷羅納”，和刻本作“豁羅納”，进德本作“俗？羅納”。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椿庄、积诚、进德本将“豁”分别误写为“谷”“俗”。

106. 第 483 词条：北，ümü[r]e。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兀木捏”，进德本作“兀木”。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漏掉“捏”。

107. 第 491 词条：新舊，šini qaučīn。椿庄、积诚、和刻本作“若匿号嗔”，进德本作“若問言真”。各版本拼写形式都与蒙古语语音特征不符。该词条应将“若”勘正为“昔”，可以再构为“昔匿号嗔”。

108. 第 496 词条：不中，üle bolqu。椿庄、积诚本作“兀刺播兕忽”，和刻本作“兀列播兕忽”，进德本作“朶刺兕忽”。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二本。进德本将“兀”误写为“朶”，并且漏掉“播”字。

109. 第 498 词条：不當，nimö?。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匿没”，进德本作“匿役”。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待考。

110. 第 499 词条：逃走了，horyoba。椿庄、积诚本作“舌魯”，和刻本作“活魯活八”，进德本作“舌曾”。和刻本拼写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其他版本都漏掉“活”与“八”，并且将“活”误写为“舌”，“魯”误写为“曾”。

111. 第 500 词条：把者，barīju?。椿庄本作“四禄利？竹”，积诚本作“四樣？利竹”，和刻本作“四樣利竹”，进德本作“四祿？有”。进德本汉语部分为“犯者”。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待考。

112. 第 509 词条：萬戶，tümen noyan。椿庄、积诚本作“独滿那延”，和刻本作“獨滿那延”，进德本作“独滿那延”。各版本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而用字不同。和刻本用正体字“獨”，其他版本用俗体字“独”；进德本用俗体字“滿”，其他版本用正体字“滿”。

113. 第 510 词条：千戶，mingyan noya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明安那延”，和刻本作“明按那延”。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14. 第 511 词条：百戶，jauči noya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武赤延”，和刻本作“爪赤延”。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其他版本将“爪”误写为“武”。

115. 第 512 词条：五十戶，tabin noyan。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塔賓那延”，进德本作“搭賓那延”。各版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进德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16. 第 515 词条：通事，kelemür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乞里覓赤”，进德本作“乞里言行”。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覓赤”二字误写为“言行”。

117. 第 516 词条：買賣人，qudaldučī。椿庄、积诚、和刻本作“或旦督赤”，进德本作“敬旦^𠵿赤”。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或”误写为“敬”，“督”误写为“^𠵿”。

118. 第 517 词条：伴當，nökör。椿庄、积诚、进德本作“納哥兒”，和刻本作“訥哥兒”。两种拼写形式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只是和刻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19. 第 518 词条：出軍人，čaura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巢刺赤”，进德本作“象刺赤”。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进德本将“巢”误写为“象”。

120. 第 519 词条: 樂人, *nadu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那督赤”, 进德本作“那看赤”。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而进德本将“督”误写为“看”。

121. 第 520 词条: 把門人, *qayalya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匣唎匣赤”, 进德本作“里兒里赤”。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匣”误写为“里”。

122. 第 521 词条: 牧馬人, *mori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木里赤”, 进德本作“木里木”。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赤”误写为“木”。

123. 第 525 词条: 醫獸, *emči*。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厭直”, 进德本作“壓直”。四种版本均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只是进德本用字异于其他版本。

124. 第 527 词条: 媒人, *jaurači/ulayači*。椿庄、积诚本作“兀刺赤匣”, 和刻本作“箆刺赤”, 进德本作“兀刺赤匣”。进德本将“匣”误写为“厘”。椿庄、积诚、进德本“赤”与“匣”字颠倒, 该词条应再构为“兀刺匣赤”。和刻本拼写形式接近蒙古语 *jaγuči*。有可能是两个不同词条。

125. 第 529 词条: 顏色, *ailaqu? /siuladu?*。椿庄、积诚、进德本作“爱? 受? 刺都”, 和刻本作“爱刺忽”。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

126. 第 531 词条: 大紅, *jīyi hula?*。椿庄、积诚本作“迹亦兀刺”, 和刻本作“迹亦忽刺”, 进德本作“不下忽? 刺”^①。蒙古语词义尚不明确, 待考。

127. 第 533 词条: 赤黃, *hulan šira*。椿庄、和刻本作“胡替若”, 积诚本作“胡替昔?”, 进德本作“胡君若”。各版本拼写均错误。该词条可再构为“胡替昔刺”^②。

128. 第 537 词条: 黑, *qara*。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匣刺”, 和刻本作“匣神”。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刺”误写为“神”。

129. 第 538 词条: 紫, *jihin*。椿庄、积诚、进德本作“只亨”, 和刻本作“口亨”。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将“只”误写为“口”。

130. 第 540 词条: 茶褐, *boro*。椿庄、积诚、和刻本作“卜羅”, 进德本作“下羅”。椿庄、积诚、和刻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进德本将“卜”误写为“下”。

131. 第 541 词条: 墨綠, *noγo*。椿庄、积诚、进德本作“怒窩”, 和刻本作“窩”, 缺字留空。椿庄、积诚、进德本拼写形式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和刻本缺“怒”, 但留有字空。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对《至元译语》椿庄、积诚、和刻、进德本的比较分析与音译汉字勘校, 得出以下结论: ①从误写数量来看, 进德本错字最多, 约有 55 处, 大多是因汉字字形相近导致误抄。例如, 将“匣”误写为“厘”, “卜”误写为“下”, “干”误写为“十”, 等等。椿庄本误写 19 处, 积诚本与和刻本误写 27 处。②和刻本有 19 处拼写形式比其他版本更符合蒙古语语音特征, 漏字 5 处, 另有 20 处音译汉字异于其他版本。③和刻本使用正体字的倾向较强, 其他版本使用俗体字的情况略多。④椿庄本拼写形式准确度高于其他版本, 误写部分可以参照

^① 乌·满都夫 (1995:148) 转写为 *jīyi hula[n]*; 张双福 (2017:39) 转写为 *jīgi hulaa*; Ligeti (1990:276) 校勘为“兀不忽刺”, 并转写为 *ub hula*; Kara (1990:330) 虽转写为 *ub*, 但对此提出质疑。

^② 乌·满都夫 (1995:148) 转写为 *qulimsi*; 张双福 (2017:39) 再构为“胡林石[刺]”, 转写为 *hulaan šira*。值得参考。Ligeti (1990:276) 无转写, Kara (1990:299) 再构蒙古语为 *hulabtu[r]* 或 *hulabi[r]?*。

和刻本。⑤积诚本用字接近椿庄本，但错字较多。

从以上情况来看，只有结合和刻、椿庄本音译拼写形式，并参考积诚、进德本用字特征进行综合考察与勘校，才能够准确再构《至元译语》蒙古语音译汉字，为重构《至元译语》可靠文本提供坚实依据，从而使之成为研究中古蒙古语的可靠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 [1] 贾敬颜、朱 风. 1990.《蒙古译语 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2] 森田宪司. 1992.《关于日本现存〈事林广记〉诸本》，载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第 266-280 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 [3] 王 珂. 2016.《〈事林广记〉版本考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 2 期.
- [4] 乌·满都夫. 1995.《蒙古译语词典》（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
- [5] 张双福. 2017.《蒙古译语》（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6] 长田夏树. 2000.《元代の中・蒙对译语汇〈至元译语〉》，载《长田夏树论述集》（上）第 15-64 页，东京：ナカニシヤ出版社.
- [7] 宫纪子. 2006.《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8] 石田干之助. 1934.《〈至元译语〉について》，《东洋学丛编》第 1 册第 1-26 页，东京：刀江书院.
- [9] Kara, G. 1990. Zhiyuan yiyu: Index alphabétique des mots mongo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Tomus XLIV(3):279-344.
- [10] Ligeti, L. 1990. Un vocabulaire Sino-Mongol des Yuan: Le Tche-Yuan Yi-yu.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Tomus XLIV(3): 259-277.

Zhiyuan Yiyu: The Editions and Col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o Transcribe Mongolian Sounds

Kereidjin·D·Bürgüd and Kereid Shilin

[Abstract] *Zhiyuan Yiyu* 至元译语, the Sino-Mongolian glossary compiled in the Yuan dynasty, is included in the tenth volume of the Geng Section of the Japanese Edition of *Shilin Guangji* 事林广记 and in the eighth volume of the Sequel Section of the Chunzhuang Edition of *Shilin Guangji*.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Zhiyuan Yiyu*, and provides a coll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o transcribe the Mongolian sound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our major editions.

[Keywords] *Shilin Guangji* 事林广记 *Zhiyuan Yiyu* 至元译语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to transcribe Mongolian sounds collation

（通信地址：布日古德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锡 莉 010021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吴雅萍】